

# 资本主义 的未来

· 美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丛书 ·

LESTER C. THUROW

[美] 莱斯特·瑟罗 著

周晓钟 译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美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丛书

# 资本主义的未来

——当今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

[美]莱斯特·瑟罗 著

周晓钟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字:01—1998—002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的未来:当今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  
(美)瑟罗(Thurow, L. C.)著;周晓钟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

(美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丛书)

书名原文: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ISBN 7-5004-2216-4

I. 资… II. ①瑟… ②周… III. ①世界经济-经济发展-研究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研究 IV. F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111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125 插页:2

字数:305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0.00 元

## 致 谢

本书的中心论点曾在 1995 年至 1996 年耶鲁大学举办的伦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古堡讲座中提出来讨论过。古堡讲座系列的设置是为了进一步就社会与政府的道德基础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反思。

在过去的两年里，不同的群体用他们的评论帮助我磨合了书中的许多论点。由于这个名单过长，我就不在此一一列出了。

麻省理工学院一群优秀的学生评论员、研究助理和事实调查员给我的帮助使我受益良多，他们是赵诚、陈伊迪斯、林潘西、吉尔·伍德沃斯和马德林·赞沃德尼。

## 中文版前言

尽管中国已决定参与全球市场经济的赛局，然而赛局的性质和规则本身却在变化之中。本书所要探讨的正是这场赛局目前出现的种种变化，促使这些变化的内在动因，以及它们对未来世界经济赛局实质性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将受到这类变化动因的影响，必须学会如何参与这场正在变动中的赛局；同时，中国本身也是改变赛局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往生活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内、不参与全球市场贸易的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3，他们大多数居住在中国。现在，这 1/3 人口中的大多数已经决定参与世界市场经济的赛局，他们的参与和所作所为将会使谁在何处做什么的问题和世界经济地理大为改观。中国将成为低、中档技能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将是工业设备、发电设备和通讯系统设备的购买和进口大国。

历史上曾经是最大产油国的原苏联加入世界石油产业，对今后世界上的石油在何处开采、输油管道在何处铺设，以及对未来石油价格的预期都会带来重大的变化。而中国则将是一个石油输入大国。上述因素造成的后果究竟是需求高于供给，油价因而上涨，还是供给高于需求，油价因而下跌，谁也把握不准。然而，从事石油业的人们则必须在这种新的不确定环境下做出决策。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生产，商品供应通常是短缺。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制约因素是需求和市场，通常是供大于求。中国的企业一定要学会过去不需要学的市场开发技术。以

跑鞋为例，人们可以用 10 美元在中国生产一双跑鞋，却可以在美国以 120 美元售出。问题的诀窍不在于如何生产跑鞋，因为谁都可以生产它，而在于如何销售它。市场推销的成本可能会是 50 美元，因为你必须支付体育明星的报酬，让他们穿你的鞋，在电视上多播聪明的广告。为了说服零售业公司以最大的批量销售你的鞋而不是别的厂家的鞋，你就要让他们在 60 美元购入价的基础上，加价百分之百。突然之间，价值 10 美元一双的鞋，成了 120 美元一双的鞋。这在市场经济中司空见惯，而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却是闻所未闻的。

品牌变得很重要。可口可乐卖的不过是褐色的水，每年创造的市场价值竟达 620 亿美元。别家公司也可能生产出味道相似的饮料，但不会像可口可乐那样好卖。

从近期看，中国可以依靠他人在世界其他地方推销自己的产品；但从长远着眼，中国经济的成功必须有自己的品牌，必须有在全世界为自己的产品开拓市场的能力。这就要对自己产品的用户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为了获得这种必要的知识，就需要走出去和潜在的客户见面，理解他们的需要。要眼光向外，而不是相反。

中国的潜力在于它拥有一大批聪敏、受过良好教育、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职工，这很适合人工智能产业时代的要求。

到 2025 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成千上万地增加。如同发达国家一样，中国也需要找到支付退休公民生活费的对策。

如果在未来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像 19 世纪的英国和 20 世纪的美 国那样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中国就不能只考虑中国应当如何参与当前的赛局，而要进一步考虑全世界的经济赛局应当如何设置才能促成大家的成功。

如果中国能成功地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这意味着全世界 1/5 以上的人口都取得了成功。但要做到这一点，至少要付出 100 年不间断的努力。美国花了 120 年

的时间才赶上英国。日本已经努力了 140 年，就实际购买力而言，还没有真正赶上美国。经济上的成功属于马拉松的长跑者，而不属于只会在经济上短跑冲刺的人。

理解这一现实并不难，只需用计算器作一简单计算。中国目前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以国际货币单位计算约 500 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约 1750 美元；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国际货币单位计算约为 3 万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 2.4 万美元。那么，用最乐观的持续增长率假设下一世纪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同时以一个合理的增长率测算日本在下一个世纪的经济增长速度（过去的一个世纪日本的经济增长率略低于 4%），便能得出 2100 年中、日两国各自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除非你用一种不大可能的假设，否则，日本仍将领先中国很多。

这并不是低估中国过去 20 年的表现，也不是低估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这只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一个经济现实：赶超发达国家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需要持续的努力。

要获得这种持续的经济成功，必须有新的策略。南韓与台湾经济都经历过为时 30 年的低工资运行，为发达国家提供服务。在 60、70、80 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出口赛局不感兴趣。但是，现在所有的国家都想参与出口竞赛。任何成功的国家都会发现，低工资策略只能在短时期内采用。因为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会后来居上，把原来采用低工资策略获得某些产业优势的国家迅速排挤出局。刚有 15 年增长历史的泰国纺织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占去了泰国纺织品的市场份额，使泰国的纺织品出口下降。凡要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都必须采取提升技术等级的策略，而且技术提升的速度要比过去更快。

轻松地靠出口带来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这种增长过去主要依赖向美国市场的销售，时至今日，几乎所有应当转移到低工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生产的東西都已从美国转移出去了。不少商品如能进入日本和欧洲市场是有利可图的，但是日本和欧洲似

乎并不会向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商品开放市场。在 21 世纪，出口仍然十分重要，但是，经济想要成功的国家都不能指望自己国家出口增长的速度高出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三倍甚至四倍的世界。

随着部件来源全球化的新发展，出口统计已经不能反映最终的市场到底在何处。以过荷指示器（用来控制汽车安全气囊的电脑芯片）为例：它是在美国制造的，出口到菲律宾测试，再出口到台湾包装，然后为了另外一道加工程序又转到美国，再出口到德国装在宝马（BMW）汽车上，最后才运到最终购买者那里。无论有什么样的出口统计，所有这一系列的经济食物链都取决于宝马汽车的最终用户人在何处。无论统计数字如何大家都要向他出口。如果我们跟随太平洋圈的贸易模型去寻找最终的消费者，我们就会发现这类贸易依赖的仍是美国市场，如同台湾和南韩 50% 以上的出口贸易都直接出口到美国的年代那样。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承担（支付）贸易赤字。在这条经济铁则面前，美国亦不例外。到了将来的某一时刻，太平洋圈的贸易模式必定有重大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将会终止。经济赛局的优胜者将是那些能够认清行将到来的转变，并赶在现行战略被经济势态的发展淘汰之前，明智地改变自己的发展战略的国家。如果经济的增长还要继续，那么，就要重新创造一种依靠内在的推动力而不是依赖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也是美国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是很适合建立这种新模式的，因为它是一个大陆国家，是一个拥有需求积压的大国。

一个全新的经济赛局正在形成，为适应新的赛局及其新的规则，每一个求胜者都要选择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胜利属于那些学会了如何参与新赛局的人们。



## 译 序

本书作者莱斯特·瑟罗是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与经济学教授。1938年瑟罗出生在美国蒙大拿州利文斯顿镇。1960年毕业于威廉斯学院，获经济学学士。接着在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于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瑟罗曾在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一年。1965年至1968年在哈佛大学、1968年至今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和斯隆管理学院执教。1987年至1993年任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瑟罗教授擅长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收入分配、世界经济和管理学。喜欢称自己是“经济教育工作者”的瑟罗认为经济学理论不应脱离现实的经济生活。不少美国企业家称瑟罗是能使人们理解经济学的少数美国经济学家之一。几十年来，他为《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刊物撰写了大量深入浅出、可读性颇强的文章。他还定期在电视节目上与观众见面，就企业和社会公众最关心的经济问题发表见解。作为美国经济政策和世界经济的重要评论家，瑟罗教授乐意为各国的经济把脉，帮助人们分析经济发展的趋势并探讨对策。

60年代以来，瑟罗教授共著书十四部，它们是：《贫困与歧视》（1969），《人力资本投资》（1970），《税收对美国的影响》（1971），《美国的收入分配：一个结构性的问题》（1972），《经济问题》（1974），《制造不平等：经济体的分配机制》（1975），《零和社会：再分配与经济变革的可能性》（1980），《五项经济挑

战》(1981),《经济学解说》(1982),《危险的趋势:经济学的状况》(1983),《零和社会解决方案——建设国际水平的美国经济》(1985),《赤字:多大?多久?多危险?》(1987),《21世纪的角逐——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1992)以及《资本主义的未来——当今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1996)。

《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作者近年来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价值体系的一部力作。在这部新著中,瑟罗借用了两个自然科学的名词,一个叫“板块”,另一个叫“间断性平衡”。前者用来说明世界经济变化的内在动因,后者用来形容新时代的特征。作者在分析了共产主义的终结、智能产业时代的到来、人口的压力、全球经济的形成、无大国主宰的多极世界这五大板块运动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之后,着重探讨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经济、社会组织结构的命运以及出路问题。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神学”的关键问题是它的短视。它难以系统地提出一个关于未来的明确观念。在人工智能和职工技能变得日益重要的当代社会,未来的教育、科研开发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究竟由谁来提供?过去的四十年,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90年代国家安全形势发生了变化,公共投资大为缩减。然而在知识和技能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优势的惟一来源的时代,经济上的成功恰恰依赖于公共投资的加大,而不是相反。在资本主义体制就要进入21世纪的关键时刻,出现了科技和意识形态发展路向不一致的矛盾,它动摇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基础。资本主义注重于促进消费,资本家只有短期投资的视野,看不到眼前的需要和短期的利益就不会去投资,而现代科技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要求人们有长期投资的视野,必须进行长线的投资。因此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需要将消费意识转变为投资建设意识,需要用一种长期共性主义来补充它的短期个性主义。作者认为,资本主义体制若要在21世纪生存、发展,政府就要在提高人的技能、科研开发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一种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一旦失去传统的竞争对手，失去来自外部的威胁，就会趋向保守，不求变革进取。资本主义制度目前遇到的困境不仅来自该制度原有的内在矛盾——不平等、不稳定、实际收入下降等，更多的是来自五大经济板块的运动，来自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凸显，来自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产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变化。原有的矛盾有待解决，新的问题更需要认真对待。瑟罗再一次强调世界经济赛局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谁学会用新赛局的新规则所要求的新战略参赛，谁才会成为赢家。五大经济板块的运动引出了间断性平衡，所谓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期。间断性平衡期对资本主义体制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同时也给各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谁具备了对新时期最强的适应性，谁就有生存和发展的希望。作者认为，我们只有认清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形成向未来投资的共识，努力为未来建设好人文社会、科技教育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硬、软两个方面的基础设施，才有可能提高个人、企业和国家未来的生存适应性，才有可能化解间断性平衡时期出现的巨大的不确定性。

《资本主义的未来》涉及的面很广，作者力图从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以及国家、企业和个人等不同层面探讨当今和未来社会的变化动因和矛盾，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提出了不少新的论点，也向读者展示了他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独特视角。当然对于某些经济事实的认知，对于作者的某些判断和论点，学术界、经济学界以及译者本人亦有不尽相同的看法。特别是书中经常使用的“共产主义体制”和“共产主义的终结”等一类用语，从上下文意思看，实指计划经济体制，然而作者总是习惯地把实行市场经济称之为资本主义，搞计划经济称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此，译者曾于1996年11月在麻省理工学院办公室与瑟罗教授讨论过，他说这主要是指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瑟罗教授在书中用大量篇幅讨论并抨击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严

重缺陷,这对于正在走向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不无警示意义。作者对资本主义体制看似悲哀的观点,或许正是他剖析和理解有关时代性、体制性等基本问题的敏锐、深刻之处。是为译序。

周晓钟于北京

1997.12.9

我们就像一条被拖离了水的大鱼，拼命地扑腾，渴求夺路返回水中。此刻，离水的鱼无暇过问下一轮扑腾会把自己带往何处。它只是觉得目前的状况不可容忍，必须尝试求变。

——无名氏：中国谚语

摘自佩里·林克：“转型中的中国”，  
见《代达罗斯》杂志，1993年春季号

##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	( 3 )
译序 .....	( 1 )
第一章 新赛局、新规则、新策略 .....	( 1 )
第二章 绘制全球经济的表层图 .....	( 20 )
第三章 板块之一：共产主义的终结 .....	( 42 )
第四章 板块之二：人工智能产业时代 .....	( 64 )
第五章 板块之三：人口的增长、流动和老龄化 .....	( 86 )
第六章 板块之四：全球性经济 .....	( 112 )
第七章 板块之五：没有大国主宰的多极世界 .....	( 136 )
第八章 重塑全球经济外观的诸种力量 .....	( 160 )
第九章 通货膨胀：一座熄灭的火山 .....	( 181 )
第十章 日本：世界贸易与太平洋圈的主要断层线 .....	( 190 )
第十一章 经济的不稳定性 .....	( 207 )
第十二章 社会的火山：宗教原教旨主义和种族 分离主义 .....	( 228 )
第十三章 民主相对于市场 .....	( 238 )
第十四章 间断性平衡时期 .....	( 274 )
第十五章 间断性平衡时期的运作 .....	( 304 )
注释 .....	( 322 )

## 第一章 新赛局、新规则、新策略

自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如果把成功定义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世界上没有哪种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成功。无人知晓遵循别种原则也可以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市场，惟有市场，制约着一切。对于这一点，已无人怀疑。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满足现代人所相信的个性并利用被某些人认为是人类的低级动机的贪婪和自私，造就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要说满足不论在旁人看来如何微不足道的所有个人的要求和欲望，资本主义制度能做到的别的制度连一半都做不到。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竞争者——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都已成为历史。

但是即便这种竞争已经隐没于历史书中，却有别种东西似乎正在动摇着资本主义的根基。资本主义也像那则中国谚语中所说的鱼，扑腾着想返回已经改了道的河流中。

60 年代世界经济的年增长率，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为 5%。<sup>[1]</sup>70 年代增长率降为 3.6%。80 年代进一步跌落为 2.8%。到 90 年代的头五年，世界经济的年增长率只达到 2%。<sup>[2]</sup>20 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体制的经济增长势头降低了六成。

从 1973 年到 1994 年，整个西欧没有净增一个新的就业机会。<sup>[3]</sup>同期的美国，虽然人口比西欧少 1/3，却净增新的就业机会 3800 万个。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欧洲的失业率只有美国的一半，但到了 90 年代中期，欧洲的失业率却是美国的两倍（1995 年 3 月分别是 10.8% 和 5.4%）。<sup>[4]</sup>如果把离开了就业队伍但仍属于正常就业年龄的欧洲人都算在内，欧洲的失业率至少是 20%。

日本股票市场的日经指数从1989年12月的38916点跌至1992年8月18日的14309点，其真实的跌幅超过了1929—1932年间美国股市的暴跌。<sup>[5]</sup>股市的惨跌和房地产价值的惨跌导致了日本经济的衰退，这场衰退似乎还看不到尽头。1994年日本的工业生产比1992年下跌3%。<sup>[6]</sup>每年人们都预测下一年日本经济要恢复增长。到了1995年的年中，在1994年年中预言1995年经济增长的人们发现日本经济并没有增长，于是又预言1996年会增长。当然，预言者的预测迟早会有一次是正确的，然而，目前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却陷入了困境，它已无力重新启动它的经济引擎。

从1973年到1995年中期，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真实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但是普通基层职工（指劳动者中的大多数，他们不担任任何监督管理工作）的实际小时工资却下降了14%。<sup>[7]</sup>在80年代，所有的收入增额都归于占职工总数20%的那一部分人，而职工中最顶级的1%更是占去了收入增额的64%。<sup>[8]</sup>在整个制度崩溃之前，不平等还能走多远？

1994年的夏天，墨西哥是一个方方面面都做得很不错的国家——它平衡了自己的预算，使1000多家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削减了政府的规章限制，加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同意大幅降低关税和配额。私人资本大量涌入。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是一位英雄，成了几乎所有商业杂志的封面人物。六个月以后墨西哥毁了。到1995年4月，50万墨西哥工人失了业，另有25万人很快也要同遭此运。<sup>[9]</sup>平均购买力降低了30%。萨利纳斯总统又成了所有杂志的封面人物，但这次他是作为流亡者，罪名是无能和腐败，还可能与贩毒分子同床。他自然也失去了出任世界贸易组织主席的机会。为什么政策不起作用了？而这些政策恰恰是最被人们看好才被推荐给愿意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领导人的。

关于这类事件的学术讨论有着盲人摸象那则印度预言的特点。十多个盲人分别触摸大象身体的一部分，或象尾、象身、象



牙、象腿、象耳，或象背和象的侧面，每个人都觉得它是个不同的动物。当他们说出各自感觉的时候，他们形容着不同的动物。真实的大象他们分析不出来。

资本主义的永恒真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实际收入增加——似乎正在消失，如同资本主义的敌人的消失。资本主义内部发生的某些变化造成了这种结果。资本主义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变革某些东西以改变这些让人不能接受的结果。但是“某些东西”是什么？“如何”才能改变“它们”？

要理解这只大象的本质，我们有必要探究正在改变着我们经济世界结构的那些力量。哪些是根本力量？各种力量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些力量要把时局推向何方？它们将会怎样改变经济赛局的性质？怎样才能成为竞争中的赢家？预测当今潮流的趋向总会出错，因为这样的预测往往忽视了人类社会时局变动的转折

点。

人类如同本书引语中所说的那条中国鱼，在疯狂地扑腾，结果既可能越扑腾离人类懂得如何自处的安全环境越近，也可能越扑腾越远。要想找到安全的境地，我们就必须了解我们突然身临的新环境。

我们可以从新技术和新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作用中找到动因。正是这些动因在把经济体制推入新的方向。它们正在共同制造新的赛局和新的规则，要求人们采用新的策略去获胜。

“如何去做”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失去了竞争，一个相信只有竞争才会使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公司有效率的制度如何去适应变化着的环境并保持效率呢？或许所有的竞争者都被逐出经济竞赛场之时，便是资本主义丧失适应新环境能力之日？

现存制度的统治者们，不论他们政治上多么左倾和多么倾向革命，在社会问题上他们都是保守的。既然制度选择了他们来统治，那就一定是“右”的制度。在现存制度没有受到内、外威胁